

## 诗路花语

## 以热带为师协会

■臧棣

我不以瞬间为谨慎,  
时光流逝总得有点异样。  
我以热带为师。我的手伸向这些硕果,  
甜源于多肉,猛烈得如同  
野猪眼中有一只金钱豹。  
而硕果的手伸向我的记忆。  
哦,热烈的空白。芒果的地球仪旁,  
飘香的番石榴帮博科夫  
摆脱了客观性,就好像只有蝴蝶  
从未卖出过大地的主观。  
“老师,可不可以谈天才的顾城  
不同于顾城的天才”。“老师,我已考  
证出

“面朝大海”的海,既不是渤海  
也不是东海”。“老师,能不能  
这样看,对真正的诗人而言,  
沉默从来就不是金子。”  
我不以沙子为心灵的误会,  
但没准,我的答案会比沙子更细腻。  
其实,天才不过是从内部  
节约时间的一种方法——  
或巧妙,或严厉。比如,香蕉就很天才。  
每天一根,新鲜的严厉  
多于新鲜的巧妙,直到神圣的喜剧  
在你身上克服了人生的错觉。

## 山羊

■叶美

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应该有一只山羊  
它应该是小的,柔顺,有一双上帝一  
样的目光

它会走失,正如她或他有时走出  
满怀愤怒,分道扬镳的冲动  
但她最终会回来  
因为那山羊也会回来

他们将继续修缮房屋的计划  
继续想着更换地板,对哪种颜色举  
棋不定

也将继续平凡日子里的争吵

但因为山羊,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了  
最终的和解  
使出走最终成为一场爱的仪式。  
使内心生出一种劫后余生的爱  
一种满足,照亮未来的未来  
一种清除情感淤泥的阀门

一座岛屿,  
总有一桩心事

■骆家

水之上,天降一座岛屿  
或曰一座岛屿在水之上横空出世  
沉浮,没有伪装地矫情

你和一座岛屿的距离刚好  
晨昏拜访岛屿时,它总在那里  
不近不远地和你交谈

时间会不会也是一座岛屿  
你们的距离是靠彼此失去计算的  
生命不也一样,总有一桩心事

## 诗人微像

(致敬诗人Elford)

■陈波来

我宁愿相信那是一种  
剥啄见骨的持守  
像过去留下的碉堡死死压在斑马线上  
挡不住的是时间的塌陷  
包括纸上浮词、人间繁花  
说那分明是一把骨头  
指节折断,被拿走的扣响扳机的一  
段旧姿态  
我宁愿相信那个写诗的人  
是他有意在剥啄声中  
持笔,横槊,扳回冷兵器时代  
歌诗行吟一世  
因为,诗  
总是要写的

## 观五指山红枫

■王家连

腊月丹枫何处红,巍峨五指正霜浓。  
漫山尽染成红海,醉透三冬傲朔风。

## 灯火岭访友

■符忠良

卜居仙岭雅风存,相伴猿猴秋复春。  
几卷诗书几知己,一壶茗酒一溪云。  
蕉风荔雨听惊蛰,山色湖光观鹭欣。  
渔曲轻舟朝夕唱,虚名浮利莫劳神。

■王晓冰

“你们的人员能不能快点啊!昨天说来就来,今天约好的时间是上午9时至11时,现在已经下午2时了,人还没到,害得我一天都不敢出门。这效率也太低了,服务也太差了!”我尽量压住怒火给电视机厂家客服热线打电话。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装机师傅终于回电了,说是手机出毛病了,大约下午3时至5时之间上门测试安装电视机。

这台32寸小电视是我于11月10日,也就是光棍节的前一天在天猫店网购的,是否真便宜不晓得,主要为了图省事。网上卖家态度热情周到,“亲”、“亲”地叫得人舒坦。

一直等到7时,人还是没到。再打电话,说他在椰海大道,但要等手上这家安装好了才能过来。8时再打电话,说是电动车坏在路上了。我不禁火冒三丈。能不能找个好理由啊?上午手机坏,晚上车子坏,成心不给装啊!

“我只能先放车去修,然后再打过去。一定要今天装吗?”

“当然!明天要上班了。今天再晚也要装。我等你。”哼,看你还找什么借口,要什么花招!

不是我难讲话,最近遇上的几件事,回头想想都是老实人吃亏。

快递的橙子被偷了,纸箱上的破洞还在那里,投递员死不认账。但一说要投诉,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十来个,跟箱子里的橙子一比较,长相和大小一模一样。

晚上11时一刻,师傅终于到了。穿着品牌LOGO的工作服,背着沉甸甸的工具包。

见有外人进屋,我们家的SEVEN一骨碌爬起来,警觉地围住这个可疑的陌生人嗅来嗅去。

Wh

浮世绘影

## 艰难的人生

切割,开箱,取出电视机,拿出配件包。程序还算靠谱,但动作一看就不专业、不熟练。

真倒楣,等了两天,等来个新手。插上电源,屏幕上显现出涂鸦般的彩虹雨和宝蓝色的山包包。

“屏幕坏了,这电视有问题。”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若不是深更半夜,我一定会马上投诉,向厂家投诉,向天猫投诉,反映电视质量问题,再反映上门服务问题。

“没装好,我得拍下照片,向主任说明情况。”想着他下一步有可能承担证人的作用,作为电视机的箱子的开启人,为我证明电视一打开就是坏的,所以我不得不表现出极大的耐心配合他的工作。他虽然拿了两个手机,但拍出来的照片都是黑乎乎的,根本用不了。好在有一个可以接受微信,但又没流量,还需要调出WIFI,我拍照后发给他。对着他手机上的二维码扫了扫,一个“艰难的人生”微信名跳了出来。

“这是你吗?”

“是我。”

然后,我就不吭声了。

12时过,这位“艰难的人生”挎上工具包走了。他走向了黑夜里看不见的远处,走向简陋拥挤破旧的家,走向

已经熟睡的孩子和妻子。不,也许他没有这般幸运,他还单着身,甚至住在集体宿舍里。或者,连集体宿舍也没有,依旧和爹妈挤在一起,或是跟人临时合租着简易房。

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不能够在第一时间选择信任他呢?当他说正在安装的那家进展不顺利的时候,当他说手机出毛病的时候,当他说电动车坏了的时候,当他说打不到士的时候,为什么我一定要怀疑他是在撒谎,是在拖延,是在推托呢?即使十人当中有九个曾经让我上当,让我吃亏,让我生气,但最后的这一个就一定要承担这种惯性思维和简单类推下的不被信任吗?

接下来是一通特别不愉快的投诉、申诉过程。但我没有提及安装服务中的不守时和不规范。

电视卖家态度大变,一味躲避。追得紧了,就让我找快递公司索赔,说是快递搬运不规范造成的。快递公司则让我找卖家,一口咬定是产品质量问题。天猫客服也护着卖家,不退不换,理由是我没有当场通电验货(即使我后来是让厂家师傅开的箱)。后来,只好打12315消费者投诉电话。没想到纠结了半个月之久的问题全部神奇而迅速地得到了解决,回复电话一个接一个,其中一个致歉者还在电话里说要赠送我一个全新的无线鼠标。

没有故障的新电视终于换回来了,还是这位“艰难的人生”来安装的。这次他的到达非常准时。

无意中谈及,他原来是新洲摩托车厂的工人,后来摩托车没人买了,厂家搬迁到了外地。这份新工作他刚干了四个月。他还说,他的电动车修好了,换了两个配件。

Wh 海南风物

## 母亲与三角梅

■林小明

母亲退休前在林科所工作,与苗圃、与三角梅结下不解之缘。

记得小时候放学后,我时常邀约三五好友,悄悄溜到母亲工作所在的林木花草试验场去,捉虫子,扑草蜢,追蝴蝶……玩得不亦乐乎。第一次看到三角梅,我就被她的娇艳怒放所吸引,所震撼!那一团团,一簇簇红得发紫的花瓣,与缓缓西下的夕阳争辉,与漫天铺展的霞光竞妍,美得你不禁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微风中她抖擞身枝,盈耳的花言花语,通鼻的清香幽远,灌心润肺,传达给人的讯息,满满的都是爱恋与不舍。

母亲告诉我,苗圃里的三角梅大都剪接培育而成,一个个塑料薄膜装填土杂肥充当营养袋,三角梅便安插在此方寸逼仄之地,不断吸纳阳光、空气、水份,慢慢地生根发芽,伸长枝叶,茁壮腰身,直至移植到稍显宽裕的土壤环境中,葳蕤繁茂,攀援覆盖,开花吐蕊。苗圃里那几株盛大开放的三角梅,便是林科所的招牌花木与活广告之一。市里、省里大部份地区的公共道路、街心拐角、广场、公园等园林园艺,甚或民宅前庭后院绿化美化,所需三角梅苗木,几乎都是从林木花草试验场走出去的,泰然谈吐间,母亲自豪与慈爱之情溢于言表。

如今母亲已退休多年,颐养天年,却依旧闲不住,仍保持侍弄花草的好习惯。我家的近十米长的前后阳台上,一排排摆开,母亲都种上些许盆三角梅及其他花草植物,尽管大小高矮不一,然而一年四季滴翠飞红,芬芳飘逸,煞是怡人。无论是清晨抑或傍晚,总能目睹母亲浇水施肥,修剪扶植的身影。有一年冬天母亲在下楼梯时不慎一脚踏空,腿脚挫伤骨折。医生建议静卧休养半个月,以利尽早康复。母亲就是放心不下养育在阳台上的那些花花草草,尤其是那六七盆三角梅,硬要撑着下床忙碌,最后在家人的劝慰下,才勉强同意暂且由我代劳。母亲让我采摘下一把新鲜碧绿的三角梅叶子,洗净捣烂后,用纱布裹敷在她受伤的脚板上,如此这般,两天一换,加之按时口服从医院带来的消炎药,散瘀祛肿效果颇为明显,伤情恢复得比预想的要好得多,不出两周,母亲便能下地悠悠地行走了。

母亲为人热情大方,性格朴实厚道,就像那街头巷陌随处可见的三角梅。刚退休那阵子,无论家里家外、居住大院的大情小事,只要力所能及,她都愿意帮衬,古道热肠,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熟识她的人都说,与她相处,很舒服,有一种温润的感觉。潜移默化中,我也受到了影响,着实获益非浅。如今,母亲渐渐年高体弱,但仍然与居住大院里的大妈们一道,结伴散步,抑或跳两下广场舞,热忱不减当年。还有,对三角梅的那份情感,始终未变,历久弥深。

Wh 世说新语

## 交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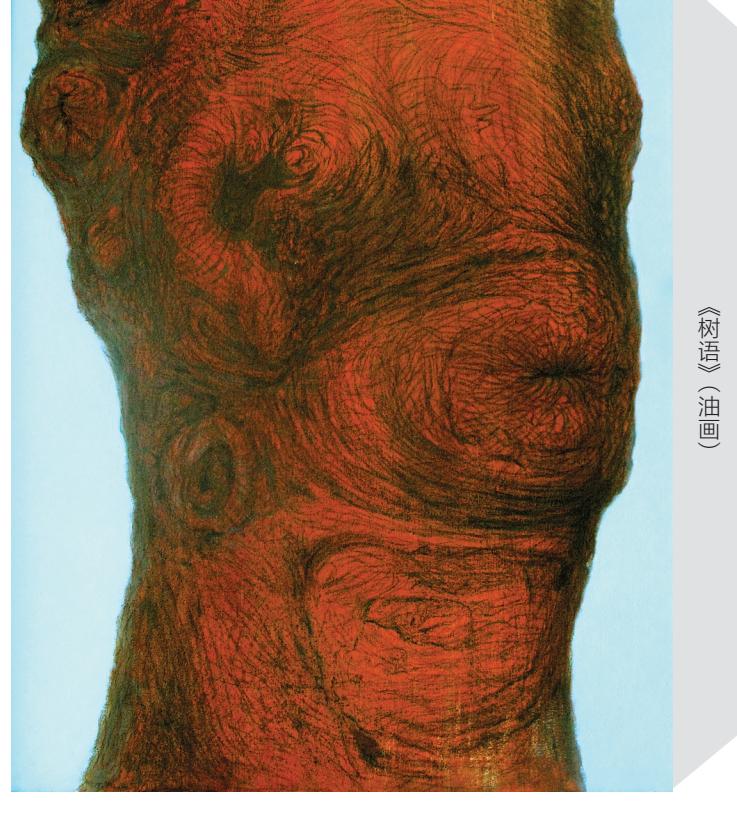
■陈东东

照片永远都是不可见的,”罗兰·巴特说,“我们看到的不是照片。”他的意思,照片跟拍摄对象粘合在一起不可剥离,人们无法不看拍摄对象而仅仅去看照片,并且,人们往往越过照片而只看拍摄对象,去幻视想要看到的图景。于是,这张照片被怎样的人看,它就会变成怎样的图景,人们看到的甚至不是拍摄对象。

我陪小曼来到江南小城常熟一条背街的小街,为了买几个好吃的酒酿饼。那家不起眼的饼店开在某个巷口有许多年了,从窗洞望进去,小小的饼店内部黯淡如旧梦,而且是童年午睡的那种梦色。将近黄昏,饼店里越发暗,透过酒酿饼来的店主模样也看不清了……那么,我很愿意他是个驼背——这样我就来到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童年场合;尤其当几串自行车铃清冷的声音从背后划过,要令人忆起夏夜乘凉抬脚看见的匆忙的流星。接过酒酿饼回转身来,想说一句“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小曼正在擦下快门,似乎要用莱卡相机录下交错而过的铃声。

不久看到照片——经由罗兰·巴特提醒,我大概得说,不久看到照片里的拍摄对象然后越过它——我看到的竟然是相反于光影纷繁的寂然。就在抓拍到这个场面之前和之后,这条僻街无声无息得像一张光影凝止于空境的照片。而我还不恰当地想起了“鸟鸣山更幽”:只限于童年经验,如今已无处体会,小马路上的背静,总是由一阵阵蝉噪和偶尔从远处传来的几滴汽车喇叭所反衬;夜半,还会隐约听到来自天边的火车或轮船的笛鸣。这自行穿梭的一瞬,又足以把我带到火红的六十年代上海的那个近黄昏的下午(那时候的上海,有很多浓郁覆盖的街道),自行车一阵忙乱,有一刹简直蜂涌,骑车人是那些呼啸的红卫兵,他们赶赴某个造反现场或广场,为了抄家、斗殴、游行和批判大会,一下子就把小马路重新剩给了寂然……寂然深处,爬上弄堂拐角一个被卸去窗框的窗洞,我注目在室内的阴翳里挪动着一枚驼背,也许他只是不得不拱背弯腰……

继续看这张照片,我会有很多交错的思绪和记忆。这正是照片里的交错带来的吗?但是,“把您的照片拿给别人看吧,”罗兰·巴特又说,“那人会立刻拿出自己的照片来说:‘您看,这是我弟弟;这个,是小时候的我。’”



《树语》(油画)

Wh

动物档案

## 狗的故事

■林燕

从老房子搬过来的时候,大小两只狗儿也跟着我们屁颠地跟过来了。大狗恋老窝,它总在白天趁着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溜到老房子那边张望,或者在房子门口歇息,末了又自个溜回来。小狗儿尚小,自是认不得那么远的路,所以很安心地跟着我们一起。我总是奇怪,怎么白天大半的时间它吃饱了不陪小狗儿,偏偏跑那么长一段路去老房子那里呢。只怕这狗儿,不但对人有感情,甚至对于老房子里的一物一品,只要是陪着它一起生活过的,留着它气息的,它都是记得的。

渐渐地,大狗儿熟悉了这儿,便少去那边,这儿又是它的天地了。它每天早上出巡,或会带着根骨头回来和小狗分享,或会和小狗追逐嬉戏,不然就是在后面追老鼠。狗儿简单又忠诚,它不需要我们怎么去伺候,就很快乐地成长。反而,是它们将很多的快乐带给我。每天,我要上班都要躲着它们,不然它们会一直铁心地跟着我,直到我上了班车,它们仍然会不舍地追着车跑,令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好。然后,它们总会守在我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到我,必定欣喜万分地奔跑过来,亲着我的脚丫,跳起来拍着我的手,快乐地跟着我一起回家。

每一只狗我都给它取了名字。大狗叫“旺旺”,小狗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可乐”,因为我希望它们是快乐的。那时女儿尚小,她心里也爱极了这小狗。她对爱的表达方式就是整天把可乐抱在怀里兜着玩,或者干脆夹在胳膊窝里带出去邀小朋友玩。这个危险的举动被我看到,赶紧令她把小狗放下来,不许她这么虐待小动物。可怜的可乐一边摇尾巴一边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我们,不明白我们在吵什么。没过一会,可乐又招摇着尾巴,去逗女儿开心了。它不记仇的。

女儿的童年也简单,没有太多玩伴,小鸡小鸭她不熟悉,幸好,还有小狗陪着她,温暖着她的童年时光。只是我们住的地方靠近路边,车多人多,小狗喜欢出去玩耍,有时,会不小心被卷进车底下了,然后一声哀嚎回来,好在照料几天之后,它会好起来,生龙活虎地满地跑。

可乐慢慢地长大了,皮毛也光亮了,接着它开始对外界的的世界发生了兴趣,经常溜达得很晚才回来。有时回来见不到可乐,我还紧张得出门去一条街一条街地呼唤“可乐回来”,听的人看着我一脸惘然,不知我唤的谁。只有看到可乐朝我跑来,我的心才会安定。可是有一天,任我怎么唤,可乐再不回来了,我不甘心,在附近的街道上不停地唤它的名字,直到深夜,也没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朝我奔来。

可乐出走之后,每当我经过那些狗肉飘香的店面时,身上总会突然地打个冷战:可乐的失踪是否与这个有关?

而后,我陆陆续续地养过几只狗,每一只狗我都倾了心去照顾它,每一只狗也都掏心窝地对我们好。然而,每一只狗都会在它们长大皮毛光亮的时候,突然地在某一天失踪,再不回来。

投稿邮箱  
hnrbwxb@163.com